

古璽考釋二則

Ancient Seal Analysis

莊哲彥

Jhuang Jhe Yan

國立屏東大學視覺藝術學系兼任講師

摘要

明清時期，學習篆刻以「印宗秦漢」為要旨，因當時對古璽的認知有限，故將古璽視為秦統一後的印章，後王國維幾經研究比對，提出古文字為戰國時期的文字，就此也讓我們知道，古璽印的文字為戰國時期六國間的通用文字。

對於學習古璽篆刻而言，「欲學古璽，先識其字」，這讓我們了解了釋讀古璽文字的重要性，也了解了古璽印考釋的重要性，而古璽印考釋雖行之有年，然由於切入角度以及學習背景的不同，而往往有著不同的釋讀，有些璽印看似平淡無奇，確蘊含了巧妙的章法於其中，而這些璽印，若僅僅用文字學的角度來頗析，則令人感到匪疑所思，但若從文字學以及篆刻藝術雙重視野來看，則可進一步的突破原有的研究成果，如《璽彙》3580 原釋〈女信〉，筆者改釋為〈汝（奴）信官〉；《港續》106 原釋為〈氏□〉，筆者改釋為〈張（長-張）氏〉。

【關鍵字】 古璽、《古璽彙編》、《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印續集一》、楚官璽、
晉私璽

一、前言

古璽文字考釋與識讀為精研古璽的基礎訓練，是以「欲學古璽，先識其字」，唯有識得古璽文字，方能進一步的歸納整理古璽的構形章法，進從從中學習、推敲、運用古璽的章法於篆刻創作之中，而篆刻印人們在學習古璽的過程中，則必須大量的閱讀前人對於古璽文字考釋的成果，並對印譜作全面的校對後，方能對深入古璽的內涵，筆者透過大量的閱讀前人之研究成果，並多方比對印譜出處的各方版本後，發現部份璽印在文字學者的心目中將之視為定論，而彼此相行延用，如《璽彙》3580〈女（奴）信（官）〉一璽即是如此；此外，另有璽印因運用了多重的構形章法，而難以識釋，進而收錄文字編的附錄欄等，如《港續》編號106〈張（長-張）氏〉一印，即是如此。今就此二璽的文字釋讀及構形章法論述如下，並就正於大方之家。

二、《璽彙》3580：女信·女（奴）信（官）【楚官】

《璽彙》3580，原釋〈女信〉，原收錄於《陳簠齋手拓古印集四冊》，《璽彙》重新著錄。

此璽何琳儀釋〈女信〉¹、陳光田釋〈女信〉²、湯餘惠首字釋「女」³、楊蒙生首字釋「女」⁴、李守奎首字釋「女」⁵、劉釗釋〈女信（官）〉⁶、徐暢釋〈女

¹ 何琳儀：《戰國古文字典·上冊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4年9月二刷，頁557。

² 「女信（官）」（3580）。「女官」可能是指官中負責事務的官員。以女人為官的制度歷史非常悠久，甲骨文中常見「婦某」等名稱。《周禮》中有「女史」、「女祝」、「女禦」等，其性質當與璽文相類。陳光田：《戰國璽印分域研究》，湖南：岳麓書社，2009年5月，頁152。

³ 湯餘惠：《戰國文字編》，福建：福建人民出版社，2007年12月第一版，2010年3月第三次印刷，頁799。








⁴ 楊蒙生：《戰國文字簡化研究》，安徽大學碩士論文，2012年4月，頁80。

⁵ 李守奎：《楚文字編》，上海：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03年12月，頁679。

⁶ 「女官」指在宮中擔當僕役或官吏的女人。以女人為官的制度由來已久，甲骨文中常見的「婦某」，有許多就相當後世的「世婦」。《周禮》一書所載女官有「女御」、「女祝」、「女史」、「世婦」。璽文的「女官」很可能就是指這些女官中的一種。此璽應為女官所用的官璽。劉釗：〈楚璽考釋〉（六篇），《江漢考古》，1991年01期，湖北：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，頁75-76。

信〉⁷。

筆者今製表對《璽彙》3580 之版本作比對分析如下：

表 1 《璽彙》3580 之版本比對一覽表			筆者製表
 圖 1 《璽彙》3580	 圖 2 《簠齋》46·9	 圖 3 《簠齋》65·10	 圖 4 《伏廬 3》73
 圖 5 《印雋》140·13	 圖 6 《印雋》139·1	 圖 7 《十鐘》	

〈女信〉一璽，自著錄於《璽彙》第 3580 號後，一直以來皆以「女信」來釋讀，筆者認為主要原因在於《璽彙》所著錄之版本於第一筆略有殘點，應是在鈐印之時，印泥於印面之含量過多，或是印泥品質不一、亦有可能與鈐印技巧有關，故雖為同一印譜之重複著錄，亦有品質高低之差，如《簠齋》及《印雋》二印譜皆重複著錄二方〈女信〉之印，亦有筆畫粗細及邊欄完整上的差異；在文字的完整性中，《印雋》所重覆收錄的二方璽印，皆較其它版本完整，於「人」部的筆畫上尤為清晰，而《簠齋》65·10 及《伏廬》73（人民美術出版社）所著錄的璽印，雖「人」部清晰，然整體筆畫上，卻略顯消瘦。因此，於比對分析時，若能盡可能地著錄多種版本，則更能更清楚比對出較佳版本，並做出正確的釋文。

此外，因延用前人之研究成果，易忽略了戰國文字形體演變之過程，亦為此璽多年來未能正確地釋讀的原因之一。本璽佈局上，運用了簡化中的「借用筆




⁷ 徐暢：《古璽印圖典》，編號 2679，頁 133。

畫」，就此，何琳儀《戰論（訂補）》一書云：

借用筆畫，是晚周文字中非常有趣的簡化手段。文字的兩個部件由於部份筆畫位置靠近，往往可以共用兩個部件相同的筆畫。在戰國文字中，借用筆畫的簡化方式被廣泛使用。⁸

此璽因「借用筆畫」而顯得簡約有緻，與各系文字編所著錄的「女」字僅一筆之差，亦因差異不大，而致使讀者易延襲前人之說，而忽略其文字構形上的差異，殊不知「攸」字，「女」旁借用了「人」部的筆畫，作了巧妙的佈局。透過比對分析後，此璽不論在文字學的運用或是篆刻藝術的欣賞上皆有相當大的助益。

印文首字「攸」，字形見於《說文》古文及《包山楚簡》，筆者除著錄《說文》古文及《包山楚簡》「攸」字外，另造一合文字見於下表：

表 2 古文字「攸」字 及借用筆畫造字例舉		筆者製表
 圖 1 《說文》古文	 圖 2 包 2.122	 圖 3 筆者造字圖檔

「攸」字見於《康熙字典》、《玉篇》、《廣韻》、《類篇》等字書，首先《康熙字典》載：

《玉篇》古文奴字。註見上（奴）。又《集韻》侮古作攸。⁹

《玉篇》：

⁸ 何琳儀：《戰國文字通論（訂補）》，南京：江蘇教育出版社，2003年1月，頁209。

⁹ 泉源出版社：《康熙字典》，台北縣：源豐書局，1996年1月，頁182-183。

𡗗：「奴」古文，「奴」：乃都切，《說文》：「奴碑皆古之罪人。」《周禮》曰：「奴男子入于臯隸，女子入於舂藁。」¹⁰

《廣韻》：

𡗗：「古文「奴」，「奴」人之下也，乃都切七。」¹¹

《類篇》：

𡗗：農都切，奴、婢皆古之臯（罪）人，「奴」，古從人，或作𡗗，文二。

12

《說文》：

傷也。從人𡗗聲。𡗗，古文從母。文甫切【注】𡗗、𡗗，古文本。

除上述字書外，「𡗗」字亦見於包山楚簡：

𡗗收邾倭之𡗗，加公𡗗（範）戌、里公舒（包 122）

𡗗（返）𡗗，言胃（謂）邾倭之𡗗既走於前，𡗗弗返。邾倭未至𡗗（斷），有疾，死於𡗗。雁（應）女𡗗（返）、場賈、競不割皆既𡗗（盟）（包 122）

梳理上述字書所載之「𡗗」字，「𡗗」即「奴」字。「信」字見於《康熙字典》、《廣

¹⁰【梁】顧野王：《大廣益會玉篇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9年7月1版，2008年8月北京第3次刷，頁18。

¹¹【宋】陳彭年：《宋本廣韻》，林尹校定，頁83。

¹²【宋】司馬光：《類篇》，中華書局，1984年12月1版，2012年2月北京第3次刷，頁278。

韻》、《玉篇》、《類篇》等字書。《康熙字典》載：

《廣韻》、《集韻》古丸切，《韻會》、《正韻》古歡切，𡗗音官，主駕者，《詩·鄘風》：「命彼倌人，言星速駕」註，小臣也。¹³

《廣韻》：

倌：「倌人主駕。《說文》曰：「小臣也，《詩》云：「命彼倌人。」¹⁴

「倌」，主駕官也，又音官。¹⁵

《玉篇》：

倌：「古宦丸二切，《說文》云：「小臣也」，《詩》曰：「命彼倌人」。¹⁶

《類篇》：

倌：沽丸切，《詩傳》：「主駕人也，又古患切，《說文》小臣也；《詩》：「命彼倌人。」文一重音一。¹⁷

「倌」字之文獻資料又見於《詩經·鄘風·定之方中》：

¹³ 泉源出版社：《康熙字典》，台北縣：源豐書局，1996年1月，頁35。

¹⁴ 泉源出版社：《康熙字典》，台北縣：源豐書局，1996年1月，頁125。

¹⁵ 泉源出版社：《康熙字典》，台北縣：源豐書局，1996年1月，頁405。

¹⁶ 【梁】顧野王：《大廣益會玉篇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9年7月1版，2008年8月北京第3次刷，頁13。

¹⁷ 【宋】司馬光：《類篇》，中華書局，1984年12月1版，2012年2月北京第3次刷，頁279。

靈雨既零，命彼倌人，星言夙駕，說于桑田。¹⁸

爬梳上述字書之載，「倌」即小官，「倌人」即古代之主駕者，蓋掌巾車之事，巾車即車官，「巾車」一職見於《周禮·春官·巾車》：

巾車掌公車之政令，辨其用與其旗物而等敘之，以治其出入。¹⁹

戰國時期「倌」即為「官」，在包山簡中又見「宵倌」（包 2.15）、「勞倌」（2.16）、「筭駢倌」（包 2.157）、「筭倌」（包 2.157）、「官遊坦倌」（2.175）等職官。在戰國時期奴隸已有奴隸制度，為便於管理這些奴隸而設置了管理奴隸的「奴官」。就此，《璽彙》3580 當釋〈倌（奴）倌（官）〉。

三、《港續》106：氏□·張（長-張）氏【晉】



《港續》編號 106，原編釋〈氏□〉，湯志彪《三晉》作未識字，收於附錄第 385 欄²⁰。




表 3 《港續》106、24 印面翻拍及原拓印面一覽表	筆者製表
<div data-bbox="456 1384 555 1480" data-label="Image"> </div> <p data-bbox="475 1487 533 1518">圖 1</p> <p data-bbox="389 1532 632 1568">《港續》106 張氏</p> <div data-bbox="456 1599 555 1695" data-label="Image"> </div> <p data-bbox="475 1727 533 1758">圖 2</p> <p data-bbox="368 1771 652 1807">《港續》41 印面翻拍</p>	<div data-bbox="1027 1393 1102 1473" data-label="Image"> </div> <p data-bbox="1034 1487 1091 1518">圖 3</p> <p data-bbox="948 1532 1190 1568">《港續》242 長氏</p> <div data-bbox="1023 1581 1107 1662" data-label="Image"> </div> <p data-bbox="1034 1682 1091 1713">圖 4</p> <p data-bbox="922 1727 1222 1762">《港續》242 印面翻拍</p>

18【清】汪紱撰：《詩經詮義》，《叢書集成三編·33》，台北市：新文豐出版公司，1999年，頁389。

19【漢】鄭玄注、【唐】賈公彥疏、李學勤主編，趙伯雄整理：《周禮注疏》，台北市：台灣古籍出版社，2001年10月初版1刷，頁837。

20 湯志彪：《三晉文字編》，頁2258。

筆者翻閱《港續》一書時，發現本璽與編號第 242「長氏」頗為相似，惟下方部件「人」略為改變成「亼」，因此，大膽推論此璽與「長」字有著密切的相關性，但若單純地釋為「長」，則容易受到質疑，因「亼」旁左側仍帶有一筆畫，應不是裝飾性筆畫，然而，若將「亼」旁，作翻轉處理後，「𠂔」形即是「立」字作「收縮筆畫」以及「單筆簡化」後的構形，如 陶彙 9·23 「均」字「立」旁作「」一樣。

此簡化的構形法常見於帶有「土」、「立」之文字，不勝枚舉，常見者如「均」字，《璽彙》0520、《璽彙》2604、 陶彙 9·23，可從中看出其構形簡化的過程。

因此，此璽即是從「立」從「長」，的「𡗗」字。「𡗗」字除了《璽彙》0854、0301、《集粹》248、《集成》10478 外，另有一璽〈左武萃（卒）𡗗（長）〉如下表所揭：

表 4 《盛世》017 印拓、印面翻拍、修復圖檔一覽表		筆者製表
 圖 1 《盛世》017 左武萃（卒）𡗗（長） 【晉】	 圖 2 印面翻拍	 圖 3 筆者修復圖檔

此璽先後收錄於《觀妙堂藏歷代璽印選》、《東方藝術》284 期編號 17 及《盛世》編號 017，皆釋為〈左武萃□長〉，將此璽視為五字璽。程東龍首先考釋此

璽未識字，楊蒙生從之²¹，程東龍於〈戰國官璽攷釋兩則〉一文中云：

此印原文分析為五字，第四字缺釋，隸定作「左武萃□長」。我們認為印文應該是四個字。第一字釋「左」，第二字釋「武」都沒有疑問。第三字可讀為「卒」。「卒」為精母物部字，「萃」為從母物部字，韻部相同，聲母同為精組，音近可通。《古字通假會典》「卒」字聲系「卒與萃」載：《易·萃》：「亨，王假有廟。」漢帛書本「萃」作「卒」，初六、六三、九五同。璽印左下部我們認為是一個字，而非原文分析的「長」與一個未識字。該字右旁為「長」，左旁似可看作「立」。戰國文字中有從「立」之「長」作「𠄎」。……，我們討論的這方印「立」旁位於左下角，底端一橫與邊框共用，此字應隸定為「𠄎」，讀為「長」。²²

對於程東龍之說，徐暢則有不同的看法，並發表於〈寓石齋璽印考四則〉一文，其云：




原釋：「左武萃□長」五字。應釋：左武萃（卒）矢長，三晉官璽。東龍先生改釋為「左武萃（卒）𠄎」。萃讀為卒，韻部相同，聲母同為精組，音近可通。武卒見於《荀子·議兵》：「魏氏之武卒。」所言極是，但是文中說「此方印立旁位於右下角，底端一橫與邊框共用，此字應釋為𠄎，讀為長，實不敢苟同，似可商榷。甲骨文「立」字從人，從一（表示土地），會人立於地上之形。此璽如釋為立旁，則缺少了一橫。該文認為「底端一橫與邊框共用」，即現代篆刻家所謂的「借邊」。借邊有一條不成文的原則：邊文粗細相當。就是印文的粗細要與印邊的粗細一樣，才可搭配相借。當

²¹ 楊蒙生：《戰國文字簡化研究》，安徽大學碩士論文，頁 79。

²² 程東龍：〈戰國官璽攷釋兩則〉，《印學研究》第二輯，濟南：山東大學出版社，2010 年 12 月，頁 237-238。

然還要讓讀者看出來：印文與邊框共用。古璽邊者罕見，更無如此寬邊者。如此完整的粗寬邊怎麼讓人與一橫發生聯想？……這麼粗的邊不符合與這麼細的印文相借的條件——不搭配，未能混融無跡。這是從事篆刻藝術的普通常識。所以「共用說」恕筆者不能贊同。²³

徐暢以古璽借邊者罕見，更無與如此粗邊作借邊者，認為如此的粗邊與如此細的印文相借的條件，並不搭配，若要借邊應如《璽彙》0719〈長匚〉與《璽彙》4358〈安官〉方稱得上借邊，並指出〈長匚〉一璽應就印面照片方可判斷是否有黏邊，而〈安官〉一璽「純是歲月經久，殘損鏽蝕所為，並非古人製作時的故意」²⁴就此，徐暢認為此璽應釋為〈左武萃（卒）矢長〉，其云：










古「以竹曰箭，以木曰矢。即後來的「鏃」字。《易·繫辭》說，黃帝時「弦木為弧，剡木為矢」。山西省北部的朔縣峙峪舊石器時代遺址曾出土一枚石鏃，雖然木弓早已腐朽無存，但這已足以表明：在三萬年以前，我國已經使用了木弓。《說文》：「矢，弓弩矢也。」戰國時期我國的弓箭弩機製造業發達，製造精良。矢，甲骨象箭有鏃、杆、栝之形。或日短橫為飾。戰國矢字承商周甲金文字，加短橫或圓點為飾（《璽彙》1137、《集成》2839(小孟鼎))。此璽印文的「矢」字未加短橫，應是矢的省文。箭鏃(箭頭)尖銳厚重，明顯與立定的人形不同。《郭店楚簡語叢二》50 「矣」字所從之「矢」，缺鏃有短橫似「大」字形；《曾侯乙戈》「侯」字所從之「矢」，未加點或橫畫為飾，都是「矢」字的省文，與此璽「矢」字的省文，與此璽的矢字構形相同。所以，此璽的「矢」字釋讀無誤。²⁵

²³ 徐暢：〈寓石齋璽印考四則〉，《第三屆「孤山證印」西泠印社國際印學峰會論文集》，杭州：西泠印社，2011年10月，頁364-365。

²⁴ 同上註，頁365。

²⁵ 徐暢：〈寓石齋璽印考四則〉，頁365。

對於程東龍與徐暢之釋皆可備一說，然筆者傾向程東龍之立論，以下就論述之須例舉印例製表如下：

表 5 古璽「近邊省筆」印例舉隅				筆者製表
 <p>圖 1 《璽彙》0918 尚(趙)益(盞) 【晉】</p>	 <p>圖 2 《璽彙》1013 尚(趙)狂 【晉】</p>	 <p>圖 3 《璽彙》2204 邾疆 【齊】</p>	 <p>圖 4 《璽彙》3268 鋳(鉤-劉)旗 【晉】</p>	 <p>圖 5 《文物》1998 年 2 期 62 頁 【楚】</p>
 <p>圖 6 《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》1979 年 1 期 88 頁圖四 安陽水鉢 【楚官】</p>		 <p>圖 7 《璽彙》2043 邾狂 【晉】</p>	 <p>圖 8 《璽彙》4050 枯壑(城)戌 【晉】</p>	 <p>圖 9 《璽彙》0049 咎郎左司馬 【晉官】</p>


觀上表，可知古璽中有一種簡化的構形即文字筆畫靠近邊欄時，簡省一筆畫，這種簡化構形，楊蒙生於其碩論「戰國文字簡化研究」中對此提出詳論，其云：

古璽文字有借用印面邊框為筆畫的現象，貨幣文字亦偶見借用幣線為筆劃者。除此之外，相似的情況還見於戰國楚竹書。從結果看，寫也造成戰國文字的簡化。根據簡化的方式，本文將之稱為「因器形借筆」。因器形借

筆的根本特徵是充分利用古璽邊欄、貨幣脊線或是邊欄、竹簡邊棱來構成完整單字或單字的省形。它的出現取決於有關漢字所在的平面特性，並與相關文字的內内容和行用範圍密切相關。²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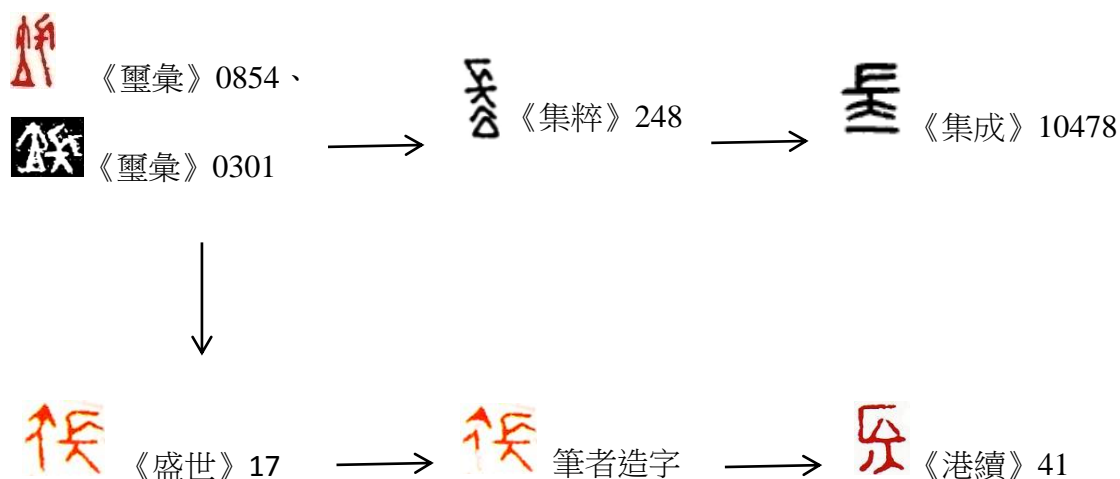
對於這種簡化的構形，楊蒙生以「因器形借筆」稱之。對此，筆者認為對此簡化構形以「近邊省筆」稱之或較合適，「近邊省筆」故名思義，即靠近邊欄的筆畫直接省簡，而這意涵雖與楊蒙生的「借筆（借用筆畫）」、程東龍的「共用（共用筆畫）」、徐暢所言的篆刻的「借邊（借用邊欄）」不同，因為「共用」、「借用」、「借邊」皆有文字筆畫與文字筆畫，或是文字筆畫與邊欄間有相連之處，而「近邊省筆」則是直接簡省最靠近邊欄的一個筆畫，且文字與邊欄並不相連，為其特色，而圖 9〈咎郎左司馬〉，「郎」字下的點與邊欄相黏，應是筆畫接近，銹蝕所致。

表 6 古文字「立」旁矢頭、「立」旁省筆字例舉隅				筆者製表
				
圖 1 《璽彙》4249 敬又（有）立 【晉】	圖 2 《璽彙》0980 肖（趙）立慶	圖 3 《璽彙》1763 事（史） 【晉】	圖 4 《篆刻·1》94·5 （0784）長（張） 詢（均均） 【晉】	圖 5 陶彙 9·23 均 【晉】

再者，古璽中「立」旁帶有「矢」頭的印例亦屬常見，如上表所示，而「立」旁簡化成「」形者如陶彙 9·23「均」字即是透過簡化後，缺少下筆一橫畫的字例。因此，梳理上述論點，應從程東龍釋〈左武萃（卒）張（長）〉為確。透過

²⁶ 楊蒙生：《戰國文字簡化研究》，安徽大學碩士論文，頁 76。

湯志彪《三晉》收「𦵑」字於頁 595，筆者試將「𦵑」字構形簡化之方式羅列如下：



從「𦵑」字演變的過程，可知其演變的路徑有二，其一、「𦵑」形為原型「𦵑」、
「𦵑」利過四周互作後成「𦵑」形，因「^」與「△」上方部件相近，而共用
筆畫成「𦵑」形；其二、「𦵑」形則是由原型「𦵑」、「𦵑」透過近邊省筆，而
成「𦵑」，再透過分割筆畫而演化成「𦵑」，最後「立」與「長」字下方二筆
借筆共用而變成現「𦵑」此字形。

比對「𦵑」與「𦵑」二字形不同之處在於，「𦵑」字除了借筆共用以簡省
筆畫外，更運用了「收縮筆畫」、「單筆簡省筆畫」以及異化中的「正側互作」的
文字構形法。這些文字構形法可參何琳儀《戰論（訂補）》所載：

借用筆畫，是晚周文字中非常有趣的簡化手段。文字的兩個部件由於部份
筆畫位置靠近，往往可以共用兩個部件相同的筆畫。在戰國文字中，借用

筆畫的簡化方式被廣泛使用。²⁷

收縮筆畫，……，即對原有文字原有的橫筆、豎筆、曲筆予以收縮。²⁸

簡化和繁化，是對文字的筆畫和偏旁有所刪簡和增繁；異化，則是對文字的筆畫和偏旁有所變異。異化的結果，筆畫和偏旁的簡、繁程度並不顯著，而筆畫的組合、方向和偏旁的種類、位置則有較大的變化。²⁹

戰國文字構形變化多端，文字常令人難以辨識，就今日的角度觀之，或常有匪夷所思之感，然對當時的人而言，實是司空見慣的一種「習慣」，本璽「張」字即是如此。「張」即「長」之異字，為晉系特有的文字，而「長」氏即古代「張」氏。

因此本璽《港續》編號 106 當釋為〈張（長-張）氏〉，屬晉系單姓私璽。

四、結語

古璽文字的考釋因行之有年，故欲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再行突破是件相當不容易的事情，然透過版本的比對、古文字構形的掌握以及身為篆刻印人對文字章法的敏感度，從三位一體的角度來分析古璽印後，方能突破前人研究的框架，茲就本文研究之所得臚列如次：

- 1.文字考釋：本文計對二方古璽印作釋文補正，分別是《璽彙》3580 及《港續》106，《璽彙》3580 原釋〈原釋〈女信〉〉，筆者改釋為〈佞（奴）信（官）〉、《港

²⁷ 何琳儀：《戰國文字通論（訂補）》，南京：江蘇教育出版社，2003 年 1 月，頁 209。

²⁸ 何琳儀：《戰國文字通論（訂補）》，頁 244。

²⁹ 何琳儀：《戰國文字通論（訂補）》，頁 226。

續》106原釋為〈氏□〉，筆者改釋為〈張（長-張）氏〉。

2. 構形章法：透過璽印文字的補正後，方能進一步地對璽印的構形章法作深度的分析，《璽彙》3580〈佢倌〉重覆出現兩個「人」部，因此「佢」字作了借筆共用的構形章法，而「倌」字則運用了「盤錯位移」的章法，將「人」部挪移至「宀」旁下方，與「呂」旁並立，充分避免了文字同形所產生的板滯；而《港續》106〈張氏〉一印的「張」字更是同時運用了「收縮筆畫」、「單筆簡省筆畫」以及異化中的「正側互作」等多重構形章法，其章法運用巧妙至極，致使文字難以辨識，今透過文字的可識讀後，章法及文字對文字學及篆刻用印皆有一定層度的裨益。
3. 校定字書及現行印譜專書：近年來在諸多學者們研究積累下，綜括性的印譜及國別文字編相繼出版，本文對於文字的考釋，亦可用於印譜及文字編的釋文校定。

以上為本文研究之所得，雖於古璽印研究略有心得，然自知尚有許多不足之處，還請大方之家不吝指正。

徵引書目

一、古籍

【漢】鄭玄注、【唐】賈公彥疏、李學勤主編，趙伯雄整理：《周禮注疏》，台北市：台灣古籍出版社，2001年10月初版1刷。

【梁】顧野王：《大廣益會玉篇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9年7月1版，2008年月北京第3次刷，頁18。

【宋】司馬光：《類篇》，中華書局，1984年12月1版，2012年2月北京第3次刷。

【清】汪紱撰：《詩經詮義》，《叢書集成三編·33》，台北市：新文豐出版公司

二、今著

陳光田：《戰國璽印分域研究》，湖南：岳麓書社，2009年5月。

徐暢：《古璽印圖典》，天津：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，2016年7月。

何琳儀：《戰國文字通論（訂補）》，南京：江蘇教育出版社，2003年1月。

三、印譜

陳進：【清】王石經輯《集古印彙》，天津：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，2015年9月。

北京故宮博物院編：《古璽彙編》，北京：故宮博物院，1981年12月第一版，1998年5月第三次印刷。

王人聰：《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印續集（一）》，香港：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，1996年。

陳漢弟：《中國印譜全書·伏廬藏印》，北京：人民美術出版社，2012年7月。

陳介祺：《中國印譜全書·簠齋古印集》，北京：人民美術出版社，2012年7月。

吳硯君：《盛世璽印錄》，京都：藝文書院，2013年5月。

小林斗庵：《篆刻全集·1》中國〈殷~戰國〉古鈇·私鈇，日本：二玄社，2001年4月。

菅原石廬：《中國璽印集粹》，東京：二玄社，平成九年（1997）。

四、學位論文

施謝捷：《古璽彙考》，安徽大學博士論文，2006。

楊蒙生：《戰國文字簡化研究》，安徽大學碩士論文，2012年4月。

五、期刊論文

徐暢：〈寓石齋璽印考四則〉，《第三屆「孤山證印」西泠印社國際印學峰會論文集》，杭州：西泠印社，2011年10。

程東龍：〈戰國官璽攷釋兩則〉，《印學研究》第二輯，濟南：山東大學出版社，2010年12月。

劉釗：〈楚璽考釋〉（六篇），《江漢考古》，1991年01期，湖北：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。

六、工具書

何琳儀：《戰國古文字典·上冊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4年9月二刷。

李守奎：《楚文字編》，上海：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03年12月。

泉源出版社：《康熙字典》，台北縣：源豐書局，1996年1月。

湯餘惠：《戰國文字編》，福建：福建人民出版社，2007年12月第一版，2010年3月第三次印刷。

湯志彪：《三晉文字編》，北京：作家出版社，2013年10月。

七、網頁

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：「漢字構形資料庫」。<http://cdp.sinica.edu.tw/cdphanzi/>。（2014年4月15日12:00）

附錄：書目、印譜簡表

《璽彙》	《古璽彙編》
《簠齋》	《陳簠齋手拓古印集》
《伏廬3》	《伏廬璽印》
《印雋》	《集古印雋》
《十鐘》	《十鐘山房古璽印舉》
《港續》	《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印續集一》
《盛世》	《盛世璽印錄》
《篆刻·1》	《篆刻全集·1》中國〈殷~戰國〉古鈔·私鈔
《集粹》	《中國璽印集粹》
《戰論（訂補）》	《戰國文字通論（訂補）》
《三晉》	《三晉文字編》